

※書目文獻※

錢德洪佚文補輯

張如安*

一、前言

錢德洪(1496-1574)是公認的王陽明身後浙中王學的領袖人物，陸世儀曾說：「姚江弟子吾必以緒山為巨擘，……救正王學末流之功甚大。」¹足見其在陽明後學中的歷史地位。錢德洪的著作有《緒山會語》二十五卷，由其子錢應樂初刻於明朝末年。卷一至卷四為〈會語講義〉，卷五、六為〈詩賦〉，卷七至卷二十四為〈雜文〉，卷二十五為〈墓表志銘〉。《千頃堂書目》卷二十三著錄錢德洪《緒山集》二十四卷，似當即《緒山會語》的前二十四卷。沈懋學《郊居遺稿》卷八〈答徐魯源〉還提到弟子徐魯源編輯有《緒山先生續訓》。劉宗周《劉蕺山集》卷九〈錢緒山要語序〉，提到德洪裔孫集生與友人王金如摘錄錢德洪精粹的語錄若干條，編成《錢緒山要語》，此本或即《光緒餘姚縣志》所錄之〈緒山語錄〉一卷。惜乎上述著作至今均未發現傳本，這對錢德洪生平思想的研究是非常不利的。也正因為受制於文獻材料的不足，目前國內外對緒山思想學說的研究是極為有限的，甚至不乏嚴重的誤解。因此，有識之士已經提出，利用現有的條件儘可能地進行緒山文獻的整理和重建工作，應是推進緒山研究的基礎。這方面，日本的吉田公平〈錢緒山遺文抄〉已著先鞭，彭國翔先生的〈錢緒山語錄輯逸與校注〉又有了新的貢獻²，極可稱道。

* 張如安，寧波大學文學院教授。

¹ 浙江寧波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光緒餘姚縣志》卷十七〈藝文上〉，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3年），第36冊，頁573。

² 文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3卷第2期（2003年6月），頁13-56。

經時賢的勾沈，現存的緒山遺文，除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抄本《平濠記》一卷外，彭國翔先生輯錄語錄六十條，文七篇。彭先生還提到黃宗羲《明儒學案》節選的緒山〈論學書〉十五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王陽明全集》（吳光等編校）中附見的《傳習錄》、《大學問》、《續編》中的有關序跋文字，以及附錄的其他書信、序文十二篇，這些都是學者所熟悉的。另葉樹望先生也提到寧波天一閣藏清抄善本《陽明先生宗印錄》有錢德洪記³，黃宗羲輯《姚江逸詩》卷七（南雷懷榭堂刻本）收錄有〈西台獄懷晴川斛山〉等詩二十首，惜乎筆者身邊可查的《四庫存目叢書》本《姚江逸詩》缺錢德洪諸家詩，今後當另覓善本補出。另羅洪先《念庵集》卷五〈夏遊記〉中記錄的錢德洪語也很重要，亦已有學者論及⁴。

筆者多年來留心緒山文獻，在諸賢之外，續有所得。其中《平濠記》一卷輯錄了若干王守仁平宸濠的反間遺事，與學者熟悉的錢德洪〈征宸濠反間遺事〉一文多有文字出入，有的可以訂後者之失，如〈征〉文最後的跋語「應變無言」，據《平濠記》，應為「應變無窮」。錢德洪所加的五則評論則是〈征〉文沒有的，故《平濠記》一稿有重加披露的必要。出諸吉田公平〈錢緒山遺文抄〉、彭國翔〈錢緒山語錄輯逸與校注〉及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附見之外的新輯佚文，有的也很重要，如從〈明故先妻敏惠諸孺人墓誌銘〉可考見其家庭情況及生死觀，由《慈湖書院記》可見其對慈湖學說的辯護，由〈五代史吳越世家疑辯序〉可探其歷史觀等，即由所附之略文，亦可反映其婦女觀，這些均有助於我們加深對緒山的認識。茲將學界不易見到的有關佚文稍加整理，以為推進緒山文獻重建工作之一助。

二、佚文輯錄

（一）語錄一條

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為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

³ 葉樹望：〈陽明後學錢德洪述論〉，載餘姚鄉賢研究會論文集《餘姚鄉賢論》，第2輯，頁152。

⁴ 吳震：〈錢緒山論〉，《陽明後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34。

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輯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高子遺書》卷一，括弧內乃高攀龍的評論）

（二）講義一則

《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節：

錢緒山曰：兩無字，乃人主之心。自無之也，謂不把這兩件在心上。

此是深一層意，非正解也，以此作正解，則稍誤。

此節《大全》、《直解》俱主人君言，《淺說》泛指國人言，《淺說》不是。

（輯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陸隴其《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三十五）

（三）附論一卷

平濠記

初贛州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調覘。不待言出於口，凡意向顏色之間，賊必先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其後一出而成功。（黃綰記。下四條同）

公至豐城門，濠變，亟欲遡流趨吉安。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以逆流無風為辭。公密禱於舟中，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誡其耳，遂發。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人，服己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公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為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宗社危矣。芳（按：「芳」為「若」之誤）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勤王之事，尚易為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為間諜，假奉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以俟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代（按：「代」乃「伏」之誤）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偽太師李士實家族至舟尾，令其覘

知。公即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踰數日，公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暴濠罪惡。濠始悟為公所欺。

公既拔南昌，知濠兵將還救，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兵（按：「兵」乃「共」之誤）領精兵五百，分道兵擊，出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復省城，偶遇於兵處，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文定等，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之，兵無統領，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

錢德洪按：此事年譜下載，以為先生失計也。何所失？不料濠亦取間道出奇兵也。然能不以小衄挫氣，反因而激勵其麾下，轉敗為功，則是即短見長，而足以垂法於行師矣。

江彬等初至，公往見彬輩，皆設席於傍，令公坐。公佯為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於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體諒之，左右皆為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為矣。

公見張永，與之語，知其忠，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為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旬月就俘，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畧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為國，及彬等欲加害意。既而公赴君（按：「君」疑為衍文）奔龍江關，忠等又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又力言於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眾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繇是上益信功。

錢德洪按：此條載年譜中，然歸功總督則止駕中倫，綸巾野服則舉止中慮。故永得因以進言而解上疑。此譜所未及詳也，併著。

公於豐城聞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欲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楊火牌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為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仰沿途軍衛有司照數預備糧草，伺候支應。若臨期缺悞，定依軍法斬首。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提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將發開（按：「開」字疑誤），雷濟問曰：「寧王見此恐未

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公笑曰：「得渠一疑，彼事去矣。」既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從逆者眾，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合一時，縱之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既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兇，出柙收之，遂難為。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遂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濠果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致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本部題奉聖旨，許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竝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竝進，刻期夾攻南昌，毋得彼先此後。本職先往福建公幹，因遇寧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今遵前敕，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繇，皆是先發制人之謀。當時必以寧王兵未舉動，今其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信，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恐難猝圖。須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其已離江西。然後或撫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遞狀，皆要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眾叛親離之人，敗必不久。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已到贛州；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已到黃州；本職起兵十萬，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共計見有十一、二萬，儘已足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為力甚易。為此備開緣繇，煩請酌定。一應進止機宜，選乖覺曉事人員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寫成手本，令濟等選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踪隱跡，星夜前往南京及淮、揚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通宸濠之人，厚加結納，令密報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果獲手本，將差人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又疑劉、李，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士實書云：「承手教，足見老先生報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不得已。身雖陷於網羅，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諭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無一失矣。然事機不密則害成，務須待機而發。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為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

可下手。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將人皆是粗漢，易有洩漏，須戒令慎密，又曲為之防可也。目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士實，龍光設法差遞養正。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繇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相疑，不肯出身任事。又遣素與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養正，及遣濟、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等，皆及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遣雷濟、龍光、蕭禹、王佐等分行賊壘，潛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將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宸濠保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入前間，不敢輕出。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候濠不出，亦各疑懼，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無心攻鬪。其後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濠至七月初三日始出兵，距初擬之期果踰半月。及事平報捷，疏內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反間，寧王必即時擁兵前進，兩京各路何恃為備，所以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著；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日讀奏冊所報，皆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濠既就擒，江彬、許泰等悵恨失計，無所泄毒，欲置冀元亨與濟、禹、光等於死地。元亨被執，光等四竄，伺官軍離省，方敢歸家。當時粘告示、插旗牌，皆風雨黑夜，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濠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議者并將在冊功次削去，恐繼此有變，人皆以光等為鑒戒矣。（龍光說，下條同）

錢德洪按：按先生有言，孔子脩《春秋》，於凡陰謀詭計之事皆削之以杜奸，故平藩用間，不形於奏，不宣於語，門弟子皆不聞，亦斯意焉。然不著其顛尾，後世將不知反掌取濠之故，雖有忠誠體國之士，或臨事而易視，惟觀其成功者。如是，則一切謀計皆所以濟其忠誠，在他人為陰詭者，在先生為變化隨時，而有以發體國者之智慧，雖存之以杜奸，未為不合也。

公應變如神，不可測識。方破省城時，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聞閩（按：「閩」疑為衍文）省城

已破，脅從之眾，欲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翼日伍文定等方督兵殊死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濠兵既屢敗窮促，思潛遁，見一漁船隱蘆葦中，濠大聲呼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

錢德洪按：漁人縛送，與捷疏所載頗殊，蓋濠泣別妃嬪之後遁就漁舟，漁舟則知縣王冕所轉使耳。疏中不便詳述，與不載反間諸謀同意。又蔡文述贛州父老言，濠為葉芳所擒。當時芳出濠不意乘之，故濠窮而思遁，雖王冕預備漁舟，伺候縛送，實芳促之之力也。

公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天哭告，風稍定。頃之，舟人謹譟回風。濟、禹取香烟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公呼一小漁舟自縛，敕令濟、禹持米二斗、鱖魚五寸，與夫人為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命取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謹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嘆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雷濟說）

寧藩一事，讒先生者有二，曰始通寧府，後知事不可成，從而剪之。又曰：寧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當時至形諸章奏。有識皆知其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移官入贛，當時故老尚有存者，咨訪累月，乃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所能測也。逆藩當時所憚，獨先生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故致惓惓於先生，而先生亦示以不絕，機有所待也。峒酋葉芳有眾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為用，先生間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亦屬意於芳，嘗以厚貲啗芳，芳不卻。有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憮然久之，搏安（按：「安」當作「案」）起曰：「今日視義當為，成敗禍福不計也。」及起兵，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歟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即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實有力。先生語芳曰：「吾請於朝，以官償汝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樂拘束，願作富家翁耳。」先生遂入宮，籍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蔡文記）

錢德洪按：文非先生門下士，不惟信先生之心，兼欲使天下皆白先生之迹，又欲使後世識制叛之機、用夷之妙，文亦有心人哉！

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人智慧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於湖上，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為火攻具。是時前軍正挫卻，某某對立矍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平日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寧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惟濬述薛尚謙之言曰：昔見有侍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者，且要制動，人誰與發謀出慮？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性氣剛者，亦能履險而不懼，但其心必持強持而後能。即強持即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所謂守氣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窮，此曾子所謂守約也。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即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亦非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中截做起，故犯手腳。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可安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為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在此等沒緊要事上。昔者洪德（按：洪德，為「德洪」之誤倒）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寧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於用間一事，昔嘗槩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面訪龍光，始獲間書、間牌書稿，并所聞於諸同門者，悉彙而錄焉。

（輯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抄本錢德洪《平濠記》一卷，為醒日起見，其中錢德洪附論的五條，用「錢德洪按」四字標出，結尾之跋一仍其舊）

（四）詩兩首

思龍山絕頂

龍山只在蕙江陽，鐘梵悠悠燕雀翔。絕頂龍潛含雨氣，中天山翠接江光。
夢迴鄉國堂垂白，秋到東籬菊正黃。南望傷心一揮淚，錢塘野渡正蒼茫。

（輯自《光緒餘姚縣志》卷二〈山川〉，寧波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第三十六冊，頁三三三）

陽明先生祠

雲埋五嶺路悠悠，海上羅浮入夢愁。山月淒涼歸鶴夜，霜風颯瑟淚猿秋。
百年著述圖書在，千載經綸草迹留。忍伐祠前蒼峽樹，春秋配食薦神羞。

（輯自《光緒餘姚縣志》卷十一〈典祀〉，《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第三十六冊，頁四六五）

（五）文十篇

終命

初先生在廣，奏凱之日，禮有太平筵宴及慶賀驢送之儀，其中有情不得卻與例不必卻者，收貯賞功所謂之羨餘。及病革，召賞功官，勞其勤勞，而命歸羨餘於官。既卒，督撫汪誠齋鉉按官吏之請，以原羨銀五百三十二兩致其嗣子正億。時正億方四齡，而先生弟守儉輩又不敢辭。德洪乃手狀代布，托參隨州判龍光、原義男添貴，送復汪公簡發公帑，略言可以與者，大人之賜可以無取者。先師之心，易簀之頃，儼然治命，不忍違也。

（輯自明陳龍正輯《陽明先生要書》八卷附錄卷四《遺言逸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陳龍正刻本，收入《四庫存目叢書》。該書所錄錢德洪記錄的〈終命〉有二則，其中「疾將革」一則，已見於《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七錢德洪〈遇喪於貴溪書哀感〉一文中，故不錄。該書所收錢德洪其他文字，亦與通行者不全同，若有輯《錢德洪集》者，可資校勘之用，此不詳贅。）

舟過札（草書，紙本）

德洪頓首啟：昨舟過貴鄉，聞執事村居路遠。且洪為廣行期迫，城中諸相知俱不通及，用是懷歉。書院聞林秀水建制以龍渚，可賀可賀。劉龍陽天真經度，頗悴心力。王禎一議得時，便於事，或有所濟，然必得權，借有力乃可恃耳。非執事任之，將誰責之？龍陽書來，執事必有復也。毛梅庄洪亦附去一簡矣。行次匆匆，布此草草，不盡所請。侍弟錢德洪頓首拜石山沈大人先生道契丈，貴鄉諸同志均乞致謝。幸幸。初八日具餘。

（輯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九、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二十七）

二賢書院記

二賢者，宋鄱陽程氏端蒙與其從曾孫珙師事晦菴朱門高弟也。程氏世出梁忠壯，與河南二程夫子分宗南北，在鄱陽者，南宗也。端蒙字正思，號蒙齋。珙字仲璧，號柳湖。家學相承，篤志濂洛遺緒。淳熙間偽學釁萌，朝臣目端士為邪氣，且言於上曰：「是屬能亡人國。」端蒙既薦名於朝，司文衡者舉王、蘇、程之學策士，以陰詆晦翁，諸生駭愕閣筆，端蒙獨奮策正言謂：「紹孔孟之傳，闢異端，息邪說，以弘先聖之道者，程學也。若夫王氏，學雜佛老，壞人心術。蘇氏立朝氣節可觀，特學術未純，不免出入戰國之遺智。」同事者止之，曰：「天下豈有面慢其師，而尚可與共事者耶？」遂投策而歸，不復出。年四十九病革，遺書晦菴曰：「端蒙死不恨，特恨不得卒業師門耳。」文公慟其任道勇而用志專，親為表墓像贊，取其遺書《性理字訓》、《學則》等編校閱之，且親為之序跋。蓋嘉其教，足以啟來學而振末俗也。紹熙五年十一月，朱子赴召，再過玉山，邑令司馬邁設師席於學官。時珙率諸生羅集壇下，質疑義，辨異同，文公為發孔孟仁義之旨，使學者各求心悟，以孚實行，今之《玉山講義》是也。晦翁往來懷玉、鷺湖之間，珙周旋侍席，所著書有《易說》、《九疇策疏》行於世。寶祐以來副使王佖，及原任知縣俞玘許公高，相繼亢祠以崇教祀，曰「蒙齋書院」、曰「柳湖書院」，提學副使王宗沐亦各為題其碑額。今年裔孫生員程一麟、一龍、尚仁等問學於懷玉，因聞師門宗教，以悟晦菴之學。歸而尋繹其祖訓，乃率其宗黨，謀議邦人之良，合二祠而為一，名曰「二賢書院」以便歲時享祀，因以合同志，叙睦族之義焉。

（輯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江西通志》卷一三二）

瀛洲三賢祠記

余讀晦菴先生方塘詩，乃歎曰：此朱子悟道之言乎！其所以承千聖之緒，下啟後學之端，盡見於是詩矣。今年五月，遂安方應時、方世義等持其鄉達詹侍御理事狀，乞余作《三賢祠記》。余閱之，乃知方塘在遂安瀛山之麓，晦菴嘗自婺訪詹虛舟儀之，往來論學於斯。既後門人築書院於方塘之上，名曰瀛山書院。歲久榛廢，晦菴遺教亦絕響矣。邑尹周子恪來蒞，遂訪求方塘遺址，心悅之，乃謀於諸生，創復書院，而亭其上，又築祠於書院後，妥諸子位於中堂，以崇祀事。所謂三賢者，左列詹子儀之而虛其右。爰念周侯德教，將尸而祝之，以效畏壘之情。周子少事其兄，太常君怡繼從余與龍谿王子遊，深信師門之學，奮然以聖學為己任，下車未及期，政釐弊革，民懷其德，士趨其教。暇則與鄉達彥士論學於方塘之上，關閩洙泗之氣象復見於今日，則周子倡學之功與朱子等。生祀之以衍其教於無窮，宜已。余少業舉子，從事晦菴《集註》、《或問》諸說，繼見吾師陽明夫子，省然有得於良知，追尋朱子悔悟之言，始信朱子學有原本，達聖道之淵微矣。故嘗增刻《朱子晚年定論》，使晦菴之學大顯於天下。觀其方塘之詠，一鑑澄清，雲影天光，上下掩映，想見其胸中空洞，萬象森列。噫！亦何自而得此哉。源頭活水，流而不息，言有本也。夫學莫貴於自得，斯達源資深，道義之出無窮。今周子政根於學，學本於心，故臨政未久，而民知德。諸生服膺朱子，不泥其中年未定之說，而復因周子之政，以追原王門之學，自率其身以達之政，斯無愧於是祠之築矣。余老矣，不能策杖與邑之鄉達彥士歌遊於勝地，因二生之請，姑敘其說而歸之周，以寄吾之思云。

（輯自《光緒嚴州府志》卷三十一〈藝文〉，《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第八冊，頁七四七）

省方亭記

奉化四山羅延，巋然獨中峙者錦屏山也。盤旋井落之間，邑治負焉。余昔遊天姆、華頂，嘗道其境，環睹層巒疊嶂，渺天際目，殊不可窮狀。及一登錦屏之巔，不藉車輿陟涉，四顧之下，諸勝攢萃，坐可俯而有也。歲嘉靖丁酉，縣尹錢君竹梧報政之五年，民人浹和，政治休暇，每退食，與其邑中之賢達者，與賢達之遊寓邑

中者，偕登錦屏，徘徊瞻眺，道論古今，咨諏政治得失。百姓喜，公車出，老稚擁觀隘巷，壯者附趨後先，或爭持酒醪餚果以輔歡劇。一日，與吾友俞子思齋、邑劇翁子愧崖酒酣而樂，顧二子曰：「是山當諸勝之萃，是巔又當茲山之萃，不有名亭，曷羨嘉境？」乃命工柱石而亭之，請二子名。二子曰：「君出遊而民樂，君遊樂而治益進。是遊無非事者，請以省方名亭如何？」君曰：「諾。」於是二子以書請予記其事。緒山子曰：古者天子巡行方嶽，諸侯會朝燕聘，憑軾結紉，車轂之聲軋於道而民不稱病。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康矢歌音於卷阿，裨諲謀政在野，子賤寄興於琴，是何政治之暇且豫也。後世規規於纏繳之中，身勞於智，事竭於謀，然而略而涉迹於山水觀遊，則百姓競胥怨詛，執法者從而議其後矣。是何古今之不相及也？豈論治者未有其端耶？是故治天下者如治絲，繹其端，毋撓其亂焉已矣。古今之善為治者，正其身而教存，順其時而事存，因其俗而化存，繹其端也，故治常逸。吾聞竹梧之治奉川也，潔己以廉，示民之無欲也，惠下以勤，示民之無倦也。事上以正，示民之不援也。接士以禮，示民之有敬也。宜其治益久，政益暇。日嶺、隱潭、雪竇諸名勝踪跡，所到風物具存，下不以為病，上不以為疑，政最日聞於上，誦聲交作於下，其庶幾古之逸道者乎，是不可以無記。愧崖名桂，閩人。思齋名大本，與余同邑，俱已應聘南宮。竹梧名璠，海虞人，其先與余俱出吳越武肅後云。

（輯自《光緒奉化縣志》卷三十七〈古迹〉，《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第三十一冊，頁四八六）

慈湖書院記

先生祠祀之在慈者，考諸邑乘，其來舊矣。沒之日，門人建祠慈湖之南，率鄉人為私祀者凡六姓。至咸淳間制置使劉文忠公黻始奏改為書院，置山長學員以典祠教。入元，提刑侍其君佐復擇地改建如宋制，即今湖北遺址是也。明興，議革天下山長，歸學徒於縣學，而先生之祠祀遂廢。嘉靖乙巳，泰和劉子逢愷以進士尹慈，首唱道教，風勵士庶，覩祠之廢，慨然興咨。乃上議于知府魏子良貴，葺修祠像，祠後為燕堂，堂後為橫經閣，前為扉軒，左右為齋舍，凡若干楹，樸斲藻繪，煥然一新。乃更請於學使孔君天引、監察御史楊君九澤，始克復其祀事。而六姓之後，若劉侍御安者，復相與聯其鄉之搢紳，贊其尸祝事，以修歲臘享會之禮。而後生學士翕然思服先生遺教，皆來駿奔。於是宏規茂制，燦然大備於舊矣。劉子爰與邑之

大夫士聚講於斯，復命先生裔孫淡請德洪記其事。德洪嘗伏讀先生遺書，乃竊歎：先生之學直超上悟者乎？其始未悟也，求心之體不得，聞象山舉扇訟，豁然有覺，曰：「此心之體，至止靜而至變化，至明達而至自然。故循其自然，視自能明，聽自能聰，言自能義，動自能和，事親自能孝，事君自能忠。不識不知，而帝則自順者，心之體也。惟起乎意，便涉安排。故視橫，意則昏；聽橫，意則塞；言橫，意則踳；動橫，意則乖。將迎固必，私智紛錯，而帝則日漓者，失其體也。」故先生教人，嘗曰：「不起意。」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心之精神凝聚則明，而分散則昏，病起意也。先生賦質英粹，其平生不濡世紛，不墮習陋，故一觸其機，能洞徹心源如此。但其教人，已自此入，亦即以此示人。蓋直指本心，而欲超頓以入。根性理者，則能覲體承接，若江河之沛決，其次資悟不齊，則階級懸隔矣。聞其說而不入，往往疑其或近於禪。夫禪之說與先生之書具在，其私己同物之心區然辨也。乃惟聖門詳於下學，而不竟其說，就人所至，以俟其自化，故人人樂得所趨。而先生愛人過切，立言過盡，容或有之。謂其學非性悟而疑訾之，則吾性昭然，斷斷乎不可誣也。德洪方有感于先生之學，深慶諸君子今日之舉，誠有徵於人心之同然者。乃敢僭敘其事，而因及其學，使後之主祀於茲土者，庶亦知所從事云。

（輯自《光緒慈谿縣志》卷五〈建置四〉，《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第三十五冊，頁一一六；又見《四明叢書》本《慈湖遺書》附錄）

五代史吳越世家疑辯序

古者豪傑之興志，存乎為民，其必有倉卒制變之才，因時達權之智，終始一心之忠，夫然後足與銷禍亂、續民命，以綱紀四方也。唐丁未造，群盜蜂起，黃巢擁眾二十萬，所過州郡，□剪焚蕩，民無孑遺。當是時，吾祖武肅王決策□□里，子弟數十騎禦之，賊遂宵遁，兩浙賴以保全，其倉卒制變，可謂神矣。既而僖、昭蒙塵，中國無主，□削平草竊，慎固封守，以俟天命。迨及宋興，遂□其土地、人民以歸正統。父子若孫，三世一心，可謂忠矣。作史者列十國世家，乃等吳越于竊據之例，不已過乎？夫謂之竊據云者，私其土地、人民而有之也。當時吳、閩、蜀、漢乘時僭號，力抗王師，使民積骸釃血，力窮國滅，若是而謂之竊據可也。吳越之肇基也，皆取之群盜之手，其受封也，皆出自朝廷之命，五季無可托國。及有宋受命，遂先納款。歐陽文忠謂其知尊中國效臣順矣，而又等之竊據可乎？讀史者不明

大端，顧曰錢氏嘗違昭宗赦董昌矣，嘗自改元於國中矣。夫當時昭宗播遷，政柄下移，民失所恃，王惟以保全生民為重也。昌之僭亂，不赦之罪也。楊行密為之奏，自為己地也。改元之說，無有的據。且當朱梁、後唐革命之晨，中國未有共主之日也，夫苟以民命為重也，則雖不從亂命，拓封疆以自固可也。曆數未有所屬，雖自紀年亦可也。是皆識時達權，真正大英雄所為，豈規規小信，足與擬乎哉？夫古今有不易之理，人心、公論是也。吳越之民自唐以來七百有餘歲矣，其愛戴錢氏之心，有如一日。是非有刑驅勢迫之也，其遺澤在人，故沒世而民不能忘也。作史者至謂其剝民而民不堪命，非厚誣乎？當時天下遭黃巢、契丹之亂，人至相食，有呼宰人所曰「春磨寨」、曰「宰殺務」者，慘毒不可言矣。歐陽子作〈有美堂記〉，特稱錢塘之民，獨得富完安樂，邑屋華麗，十萬餘家，斯實錄也。司馬溫公《通鑑》大書錢氏蠲租赦荒，不一而足。趙清獻公奏修錢氏墳廟，謂父老過之而流涕者。王荊公讀東坡《表忠觀碑》，謂其筆直事核，一時論定，罔有異言。厥後朱文公特書於《綱目》，胡致堂論辯於《管見》，豈非人心、公論有終不容泯滅者乎？若文忠者固一代良史也，而為說獨自相牴牾如此，則史之闕文傳疑豈《春秋》之後可易得哉？昔者蘇子容為父辯謗，欲奏改草頭木腳之語。洪念先德不白，往來於懷，然而歷考諸先正，則有若不待奏改，而大義固已暴乎天下後世矣。用是授簡于門人馬蓋臣，為集諸家語在吳越者彙次之，為《吳越世家疑辯》，使讀史者得據為案以訂史文之疑，非敢為一家之書也。時大明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春三月朔日，賜同進士出身刑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前國子監監丞詔冠帶閒住吳越國武肅王第十九世孫德洪頓首百拜撰。

（輯自明馬蓋臣《五代史吳越世家疑辯·序》，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九年錢德洪刻本，收入《四庫存目叢書》）

陽明師《與晉溪書》跋

昔觀政吏部，有同年曰潘高者，晉溪公門壻也，嘗與予道公與吾師感遇之奇。師在贛，每進捷音疏，公見之，必稱奇才。平生不見師面，客有進師像者，懸之中堂，焚香對坐，左手抱孫兒，右手執師奏，讀至關緊，則擊節賞歎，顧兒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明日入朝，必盡行師請。南贛賊平，欲繳還旗牌，適聞中有叛軍報，即奏師往視之，旗牌隨行，不准繳還。時人莫之知也。師歸，舟至豐城，猝遭寧藩之變，即以旗牌便宜集義兵，破洪都，告變未及聞，而罪人已先得矣。江

西既平，群姦在君側，挾武宗出南征，久駐留都，晝則蕩舟蕪湖江上，網魚以肆樂，夜則盡撤擁衛，單騎以宿牛首，天下洶洶。師當讒譖百出，且奉旗牌練兵於上游。群姦挾謀，終不敢逞。武宗還京，內宮之變，不發於牛首，而發於豹房。乃駕迎新天子，執玉以朝四海，偃然而莫知其自者，公之智有以豫定於先也。夫勘叛軍，細事也，而顧遣大臣親視之。賊平繳還旗牌，舊例也，而顧加命地方。有草寇竊發，即便宜處置。其身雖在朝，而心無日不在師右。同智相成，如桴應鼓，卒能捍大災、定國是天下。不知師之歸功於晉溪，而尚疑師成功之太易。古今稱知遇之難者，睹此不可以發大慨耶？蓋公之忠誠愛國，默與師會。公則有請必行，師則無言不酬，師與公自知之爾。余感師與公會遇之奇，皆本於忠誠之素合，乃紀所聞以跋於後，使論世者知所本焉。

（輯自明陳龍正輯《陽明先生要書》八卷附錄卷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陳龍正刻本，《四庫存目叢書》集部收錄）

倪小野《突兀集》跋

洪不敏，竊嘗受業於小野倪先生之門。迨後陽明王先生聚徒講學於龍泉山之中天閣，遂從而卒業焉。兩先生之文章、理學，洪皆嘗心契其微，而不能強分優劣。猶之乎日月二曜之經天，人縱欲高下其議論而不可得也。至王先生謂先生詩文逼近陶杜，近日何、李諸公遠不能（按：《縣志》作「可」）逮。因是知先生平日為王先生所推服久矣。《突兀稿》（按：《縣志》作「集」）四卷，王先生所選錄也，洪即以王先生之言附識於後，世之讀先生之詩者，其亦可以知所寶矣。受業門人錢德洪謹跋。

（輯自寧波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四庫存目叢書》本《倪小野先生全集》卷首、及《光緒餘姚縣志》卷十七〈藝文上〉。按：自「世之讀」以下，《縣志》缺載）

明故先妻敏惠諸孺人墓誌銘

（碑高三尺八寸，廣二尺，十六行，行三十四字，額篆八，在勝歸山。緒山居士錢德洪撰）

嘉靖甲子年十二月十六日，葬我妻敏惠諸孺人，及長子應度、次子婦王氏，墓在勝歸□□□屏風下人字岡表，忠世廟後壟也。嗚呼！敏惠之沒，哭冢子也，而不

知身沒之後，又□子婦同窆也。應度沒後，喪其長女。王氏沒後，喪其季子。五年之內，五喪相仍。維茲卜兆，三喪並舉，且同穴也。使我以垂老之年臨之，將何以為情耶？造化眇茫，無心相值，入我以無何有之鄉，示我以未始有生之始，其死若夢，其生若覺，覺夢代禪，晝夜相錯。誰毀而成，孰悲而樂？惟吾良知，超生出死，為萬物紀，歷千載而無今昨，吾又烏能以爾動吾之衷，齷齪索索，為咎為咎也乎哉？敏惠姓諸氏，生於開元鄉之舊族，其才且賢，嘗為狀，其略矣。應度幼篤聞道，早輔吾學，同遊日親，臨沒有悟，齎志而往。子曰人元，為吾父心漁公嫡曾孫也。王氏吾次子應樂妻，錦衣紫溪先生王正憲女，吾師陽明夫子長孫女也，能承家學，執婦道，生子人宗、人會。繼娶趙氏，生子人官、人英。葬敏惠，虛其左壙，以須吾息。應度左附，虛左壙，從其妻蔡氏請也。銘曰：敏惠之沒，身殉子死。一日三窆，我心曷已。造化無心，孰興孰圯。視爾無生，我生亦寄。爾寧其歸，我慎生理。爾窆我銘，我作爾止。順天之休，與道終始。子孫仍仍，庶延爾遐祉。嘉靖四十四年正月吉旦，孝男錢應樂孫人元立。

（輯自《光緒餘姚縣志》卷十六〈金石下〉，《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第三十六冊，頁五五三至五五四）

附錄略文五篇：

1. 程溥傳（略）

程溥字廣初，德興人。父士宏，洪武初因督圖籍觸諱論死，溥以身代。至京，遇詔得免死，黥，役赴鳳陽。役歸，守者贈以金不受，曰：「吾為父來，今得生還見吾父足矣。」人以其黥面，稱為鐵面佛。

（輯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江西通志》卷八十九引〈錢緒山集〉）

2. 符氏雙節傳（略）

李氏，符景第妻也。年十八歸景第，踰年而自稱曰：「吾病羸弗勝，子盍納妾以輔吾？」符從之，卜錢塘楊姓女，納之側室，以妹呼之。既而李舉子，名曰驗。八歲景第亡，李年二十有六，楊年二十有四。李逆其心能同己，謂之曰：「吾病羸不能事事。」乃率其子與其內外政盡屬之，楊亦欣代其勞，然必稟命而後行。家日豐裕，立義田以贍宗族。縣尹議旌於朝，李命驗固辭止之，乃旌其堂曰雙節。

（輯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浙江通志》卷二〇四〈列女三・符氏二節〉）

3. 慈節傳（略）

丁行母也，年二十三而夫亡。長子任方二齡，行孕未彌月，茹飢服寒，治麻稬為食。二子長脩贄使求陽明弟子事之，任又早世。歲乙卯倭入寇，行負母以逃，賊至，縛行，母奮身救護，賊斷其左臂，死之。行血汨交下，賊亦動容，遣之歸葬。

（輯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浙江通志》卷二一〇〈列女九・紹興府・丁時妻孔氏〉）

4. 王節婦傳（略）

棋之祖譚、父渭皆夭。祖母胡、母嚴少寡食貧。棋又短折。婦年二十二生子練，甫數月。瘠田數畝，量所入為十二分，每月用米一分，煮粥作糜，沉者奉姑，浮者自食。苟是月有意外之需，借月米措給，則忍餓勤作，以補不足。不移餘月之儲，糠粃糟蘖，樹根蕨實，莫不遍食以自度。又掩覆其事以慰姑心。練長，教之持書，隨人問字，久乃出課童子以助母。食嚴壽終，婦割田易貲以終喪葬，積勞成病而歿，得壽五十有八。

（輯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浙江通志》卷二一〇〈列女九・紹興府・王棋妻朱氏〉）

5. 陸節婦傳（略）

名葵，年二十歸陸。八年而夫亡，時子順中在妊，哀頓屢絕。先是生子皆不育，及生順中，憂不彌月，病鬱成瘕，常指誓曰：「吾身視此子為存歿。」比長，病亦漸間。欲延徐右山為順中師，人曰：「行峻難近。」對曰：「嚴師所以尊道也。」延徐數年，不就他塾。卒年五十有六。

（輯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浙江通志》卷二一三〈列女十二・金華府・陸榮妻勞氏〉）

平濠記一卷

〔明〕錢德洪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濠記一

卷》提要

平濠記



錢德洪撰

初濠州在官文書門左及在門里民陰陽占卜皆與藏
通日在官府左右詞理不待言出於心凡意句顏色之
間賊必先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
此每令陰陽擇日曰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
中止每勵兵蓍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其後一出而
成功

功績同
下四條同

公至豐城門濠變亟欲趨流趨吉安舟人聞宸濠發千
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以逆流無風為辭公密積於舟
中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截其耳遂發薄
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人眼已
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
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
甚留公入城調度公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
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為宜又以三策壽之曰濠若
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
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勤

王之事尚易為也行至中途恐其遠出乃為問謀假奉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廣都御史楊旦泰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官以便襲殺復取僂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代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裕衣絮中將發聞又捕提偽太師李士賓家族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即伴恐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蒙濠運獲僂人果於裕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踰數日公調度已定乃移搬遠近暴濠罪惡濠始悟為公所欺

公既拔南昌知濠兵將還教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瑞兵領前五百分道迎擊出其不意濠亦不覺猜悍十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收復省城偶過於其處我兵失利報至公恐甚欲以軍法斬文定等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之兵無統領後各奮勵以圖復效明日忽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

此事年譜下載以為先生失計也何所失不料濠亦即聞遁去奇兵也然竊不以小細挫氣反因而激勵其麾下轉敗為功則是知短見長而足以垂法後行

師友

江彬等初至公往見彬輩皆設席於傍令公坐公倖為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於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謂公公以常行交際體喻之左右皆為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生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為矣

公見張永與之語知其忠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為宸濠不執之謀已踰一紀旬月就停皆欽差總督戚繼指示方畧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

病淨慈寺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為國及彬等欲加害意既而公赴召奔龍江關忠等又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又力言於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錄是上益信公

此條載年譜中然歸功總督則止駕中綸巾野服則舉止中慮故永得因以進言而解上疑此譜所未及詳也併著

公於豐城聞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計議恐宸

濠經襲南京遂犯北京欲使遼陽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楊火牌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容俱為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仰沿途軍衛有司照數預備糧草伺候是應若臨期缺悞定依軍法斬首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提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將發聞雷濟問曰寧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公笑曰得渠一疑彼事去矣既而歎曰宸

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從逆者眾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合一時縱之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既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兇出押收之遂難為今之計只是逗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遂密遣事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濠果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致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

史王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密本都起奉聖旨許奉師永分領遼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畔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毋得彼此後本職先往福建公幹因遇寧王之變見已退往吉安府起兵今遵前敕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錄錄皆是先發制人之謀當時必以寧王兵未舉動今其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

的信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恐難猝圍須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其已離江西然後或撫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賓劉養正等各有所圖寄本職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進狀皆要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眾叛親離之人敗必不久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已到贛州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已到黃州本職起兵十萬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各府知府

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下一萬共計見有十一二萬儘已足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備開線錄煩請酌定一應進止機宜遲早覺曉事人員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寫成手本令濟等遵慣能走避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踪隱跡星夜前往南京及淮揚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通宸濠之人厚加結納令密報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果獲手本將差人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又疑劉季不信其謀

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士實書云承手教足見老先生報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不得已身雖陷於網羅乃心固不在王室也所諭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無一失矣然事機不密則害成務須待機而發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昨凌閣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將人皆是粗漢易有洩漏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

因舉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違當濟設法差遁士竇龍光設法差遁養正各差過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雖是愈疑劉季劉季亦各相疑不肯出身任事又遣素與養正文厚指揮高睿致書養正及遣濟尚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等皆互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間論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遣雷濟龍光蕭萬王佐等分行賊壘潛將告示粘貼及掛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殺攻之勢又將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

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宸濠保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入前間不敢輕出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候濠不出亦各疑懼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掛號旗木牌人人解體無心攻闕其使懷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濠至七月初三日始出兵距初擬之期差踰半月及事平報捷疏內一切反間之計俱

不言及亦以技謀用能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反間寧王必即時擁兵前進兩京各路何肯為備所以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遁留寧王一著所以遁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日讀奏冊所報皆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濠既就擒江彬許泰等恨失計無所泄盡欲置龔元亨與濟禹光等於死地元亨被執光等四竄伺官軍離台方敢歸家當時粘告示揮旗牌皆風雨黑夜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濠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

議者并將在冊功次削去恐繼此有變人皆以七等為鑒戒矣
龍光說
下條同

按先生有言孔子脩春秋於凡陰謀詭計之事皆削之以杜奸故平藩用間不形於奏不宣於諸門弟子皆不聞亦斯意焉然不著其顛尾後世將不知反掌取濠之故雖有忠誠體國之士或臨事而易視惟觀其成功者如是則一切謀計皆所以濟其忠誠在他人為陰詭者在先生為變化隨時而有以發體國者之智慧雖存之以杜奸未為不合也

公應變如神不可測識方使省城時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聞闕省已破奮從之眾欲寬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車散去不計其數翼日伍文定等方督兵殊死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投遂大潰濠兵既屢敗窮促思潛遁見一漁船隱蘆葦中濠大聲呼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

漁人縛送與投疏所載頗殊蓋濠泣別妃嬪之後遂

就漁舟漁舟則知縣王冕所轄使耳疏中不便詳述與不載反間諸謀同意又蔡文達贛州父老言濠為葉芳所擒當時芳出濠下意乘之故濠窮而思遁雖王冕預備漁舟伺候縛送實考便之之力也

公在豐城聞變南則正急拜天哭告風稍定頃之舟人雖操回風濟西取香烟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濠迫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公呼一小漁舟自縛軟令濟為持米二斗醬魚五寸與夫人為別將發問濟曰行儔否濟為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此一物濟為思之

不得夫子命取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毋得泊岸濟島楊羅蓋以示城中遂策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謀危迫之時暇詔乃如此雷濟

寧藩一事提先生者有二曰始通寧府後知事不可成從而剪之又曰寧府討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當時至形諸章奏有識皆知其必無而莫意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說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移官入贛當時故老尚有存者咨訪累月乃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

有非常情所能測也逆藩當時所擇係先生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故致慘慘於先生而先生亦示以不絕機有所待也嗣潘葉芳有眾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為用先生開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後逆藩亦慶意於芳書以厚貲囑芳芳不却有以聞於先生先生慨然久之搏安起曰今日視義當為成敗禍福不計也及起兵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欽使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即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實有力先生語芳曰吾請於朝以官償汝

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樂拘束願作富家翁耳先生遂入宮籍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黎之

文非先生門下士不惟信先生之心兼欲使天下皆白先生之迹又欲使後世識制叛之機用夷之妙文亦有心人哉

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人智能相去不其遠勝負之決不待卜筮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與湖上南風轉急面命某

為大攻其是時前軍正挫却某對立觀視三四中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人名於時平日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寧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謀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作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執坐復接諸吉神色自若頃之謀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坐復接諸吉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繼亦述薛尚漁之言曰昔見有侍先生者曰稱可與行知先生問之對曰某

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者且要制動人誰與發謀出慮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信能履險而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性氣剛者亦能履險而不懼但其心必持強持而後能即強持即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制庶事孟施舍所謂守氣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窮此曾子所謂守約也又嘗聞到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即可與行師否先

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孔子自謂罕旅之事未之學亦非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大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可安人之理某自征賴以來朝廷役我日以殺人為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蔞立視其

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在此等沒緊要事上昔曾世德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方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寧緒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於周問一事昔嘗與開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面訪龍光始獲問書問牌書稿并所聞於諸同門者悉彙而錄焉



豐富集舊序

小野倪公丕見同年畏友也論其文章氣節在老木方欲低頭拜之豈特爲後生小子景行法式已哉李西涯云本朝詩文濃奇平淡皆各臻其妙至姚江倪小野而集大成可謂知言矣公平日吟咏甚夥三十年來不下萬首余特錄其若干卷名之曰豐富集以示丕兒夫不學詩無以言余固將以豐富之集爲趨庭之訓云老木謝遷撰

突兀稿舊跋

洪不敏竊嘗受業於小野倪先生之門迨後陽明王

倪小野先生全集

舊序跋

一

先生聚徒講學於龍泉山之中天閣遂從而卒業焉兩先生之文章理學洪皆嘗心契其微而不能強分優劣猶之乎日月二曜之經天人縱欲高下其議論而不可得也至王先生謂先生詩文逼近陶杜近日何李諸公遠不能逮因是知先生平日爲王先生所推服久矣突兀稿四卷王先生所選錄也洪卽以王先生之言附識於後世之讀先生之詩者其亦可以知所寶矣受業門人錢德洪謹跋

太倉稿舊敘

餘姚倪宗正由翰林院庶吉士出守太倉旣而開化

方豪亦來牧崑崙與太倉近二人志趣又似故相與甚驩也一日同自海歸宗正以其稿示豪豪素妄狂在宗正益弗顧忌固有意合處輒用評點一日又同之蘇州亦復然凡各有作罔弗互正也近宗正因臺諫有言召入兵部將行豪乃取其爲於太倉者編爲一卷所未評者補之命之曰太倉稿刻之拙牧廬夫宗正天人也豪每見其所爲詩文俱立就弗創稿年雖強與少年才人一也其於吏事亦然雖弗甚經意旋處之俱合道居官僅一稔餘遂號古良吏然吏事刻在人心不可誣也故刻其詩文以章其美云衛人

倪小野先生全集

舊序跋

二

方豪思道甫志時正德六年四月四日也

觀海集舊敘

余平生樂水少年隱居石澗讀書金溪未嘗不與水隣然皆未足愜吾志意也乃至下錢塘過楊子遊范光自以爲天下之水亡以踰此頗自愜也有告之者曰尚有巨於是者特未及爾勿信正德五年太倉守倪子上六事首議開白茅港天子下其議於監司監司遣大邦伯林公往視之余見於常熟之支塘遇倪子以途中所得詩呈公與倪子見和凡若干首公命從遂與倪子由白茅港從至海上風雨往反得詩凡